

神箭金雕

续

中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

东SHA-乙

神箭金雕 续

著者 孟康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(中册)

- 第一二二回 大义惩奸 (265)
- 第一二三回 暮林奇遇 (275)
- 第一二四回 蛇山盗经 (283)
- 第一二五回 众歼毒僧 (291)
- 第一二六回 往事叹如烟，孤儿逢西毒 (300)
- 第一二七回 日暮失宁声，孤孀泣血泪 (309)
- 第一二八回 悼妻制胶舟，东邪蹈碧海 (320)
- 第一二九回 涉洪波一灯拯岛主 (328)
- 第一三〇回 骇浪危舟高僧显身手 (335)
- 第一三一回 小惩贪徒顽童闹瓦店 (344)
- 第一三二回 候子宿林惊逢肉瘤道 (353)
- 第一三三回 痛儿惊耗再遇欧阳锋 (359)
- 第一三四回 牛家村六子逢西毒 (370)
- 第一三五回 旧居童温雕鸣回故里 (397)
- 第一三六回 闹市倚啸郭靖警权奸 (388)

目 录

-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三七回 | 情丝缠绕老顽童匿水洞 | (399) |
| 第一三八回 | 水帘洞黄蓉许愿 | (406) |
| 第一三九回 | 计骗瑛姑 | (418) |
| 第一四〇回 | 大闹相府 | (424) |
| 第一四一回 | 竹签排阵五行奇功败西毒 | (438) |
| 第一四二回 | 青羊镇风云 | (450) |
| 第一四三回 | 黄石庄东邪遇西毒 | (457) |
| 第一四四回 | 日暮荒村惊闻异魅祟 | (467) |
| 第一四五回 | 林中血蜂 | (477) |
| 第一四六回 | 阴魔老怪 | (484) |
| 第一四七回 | 水淹极恶 | (498) |
| 第一四八回 | 翁婿同心石阵歼老怪 | (510) |
| 第一四九回 | 拯黎民双侠闯王府 | (518) |

第一二二回 大义惩奸

耿财主听见吐登利麻这样一说，面上现出尴尬神色来；期艾说道：“大师，不用生气，有话慢说，不要误了老狼主的大事！”

吐登利麻冷笑道：“甚么大事？实不相瞒，我今天本来还可以跟那几个杂毛再打一架，可是冤家路狭，遇着了仇人的侄儿，我为了自己的性命要紧，不能够不走了！”

这几句话一说出口，席上各人不禁骇然，异口同声说道：“甚么仇人，这样厉害？说出来吧，咱们一同联手应付他！”

吐登利麻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多谢各位美意，不过洒家那个仇人十分厉害，不是夸大，就是座上各位英雄一齐跟他交手，他只用一根小指头，便可以把各位完全置之死地，不费吹灰之力，这是实情，不是危言耸听！”

吐登利麻说的仇人就是西毒欧阳锋，座中各人不明所以，以为梵僧有意挖苦，无不愠怒，吐登利麻接着说道：“他的侄儿在这里，那仇人难保不跟踪到来，如果被他知道我在员外爷家里，恐怕连耿庄主本身，也难逃活命，为了这个缘故，洒家今晚外特地回来，向庄主爷讨点盘费……”他还要说下去，耿财主已经不耐烦地摆摆手道：“毕升，你到里面叫管家拿三百两银子出来，给大师做盘费！”

神箭金雕续

毕升就是耿财主身边打扇两童之一，左边那个小童的名字。他答应了一声，放下羽扇要入内宅，吐登利麻突然说道：“员外爷，且慢，三百两银子够了吗？”

耿财主面上顿现不快，说道：“大师，三百两银子可不少啦！”

吐登利麻冷笑说道：“我这次替员外爷摆擂台招请天下英雄，聘用贤才，招惹出对头来，在情在理，也要送我一笔偌大银子，返回天竺，三百两银子怎样够，还是三万两吧！”

耿财主吓得直跳起来，说道：“三万两银子？你疯了？”吐登利麻冷笑说道：“我一点也不疯，姓耿的，光棍眼里不进砂子，老实说一句吧，你那一份偌大家财是怎样来的？大家都是老狼主派来的人，难道你做财主，我就不要吃饭吗？”耿天杰大怒道：“胡说！你打算冲着我敲诈来了！”

吐登利麻冷笑道：“哪一个敲诈你？送礼官府，帮你恐吓那几个瘟官的，不是我吗？难道要我向襄阳太守面前把你抖露出来不成？到那时候，你也做不成财主啦！”

全真诸子至此方才明白耿天杰的底细，只听耿财主一声冷笑道：“好好。我耿天杰一生吃软不吃硬，更不受入讹诈，你要三万两银子，哼！”话未说完，肥大的身躯一晃，嗖的离座，两臂一分，用了个“双龙捧珠”，猛向梵僧中路击去。

丘处机伏在明瓦上，看见耿天杰一出手就用“黑虎拳”的绝着，迅速狠辣，心里暗自赞道：“想不到一个心广体胖的财主，也有这样俊的功夫！”

梵僧一声冷笑道：“你也配跟佛爷动手，不自量力！”就话声中微一晃身，让过拳头，长臂伸处“金龙探爪”，要提耿

第一二二回 大义惩奸

财主的衣服，耿天杰却曲肘一抬，用了个“推云见日”拆开了他这一招，左掌倏的一圈，自下而上，一记“铁甲手”法，直击梵僧小腹，啪地一响，竟把吐登利麻胸腹击个正着。各人齐声喝起彩来，叫道：“员外爷好快的手法！”

哪知道彩声未了，耿天杰这一掌，虽然打中吐登利麻的要害，可是他这一拳如同捣在棉花上一般，又象打在一个鼓足了气的气球上，柔中带韧，全不受力，耿天杰大吃一惊，正要收回拳头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！吐登利麻一声冷笑，反手一把，施用大擒拿法，把耿财主颈骨后面的“大椎”、“二椎”两处穴道一把拿住，登时全身麻痹，动弹不得！这梵僧把耿财主肥胖的身躯向上一提，喝道：“该死的东西，你要银子还是要性命！”

席上群豪看见耿财主被提了起来，不禁大惊失色，纷纷推开桌椅，纵身上前相救，有两个豪客首先向梵僧扑过来，要抱住他的身体，吐登利麻一声狞笑，手底下扣住耿天杰，下面横腿一扫，扑通咕咚，竟把这两个豪客扫出一丈以外！跌了个屁股朝天。又有四个人抡刀上前，吐登利麻提着耿财主的身体，风车似地一转，那四个豪客恐怕伤了主人，急忙后退，又用一个横棍扫向他的脚下，吐登利麻的腿功十分厉害，只一抬腿，立即把这豪客连人带棍，直踢到酒席面上，哗啦啦，所有杯壶碗盏完全打翻，酒茶汁水溅了满身，各人不禁哗然大叫！

混乱之中，有几个人发出镖弩来，可是吐登利麻有的是金钟罩功夫，除了眼目咽喉之外，简直不把这些暗器放在心上，肌肉一收一缩，便把中在身上的暗器弹落，大厅上虽然

神箭金雕续

有好几十人，却没有一个近得吐登利麻的身，丘处机再也按纳不住了，叫道：“师兄咱们下去！”

长春子一抖剑光，由瓦面翻了下来，燕子掠空一般，直向大厅穿过，王处一、郝大通也不某示弱，嗖嗖两响，穿进厅中，只有马钰和孙不二仍然伏在瓦面，这是他们干练过人的地方，因为留下一两个人守在外边，总比一窝蜂进去好得多，而且厅中各人的身手，大家已经了然，不过如此，丘处机等三人尽可应付，不用马钰和孙不二两人插手，也游刃有余了！

丘处机一抢进大厅，群豪不禁大哗，叫道：“奸细，奸细！来了奸细！”要知道他们做金邦内应，最忌外人混入，立即有几个人向长春子奔到，丘处机喝了一声：“不知好歹的东西！”剑锋一颤，剑尖差不多在同一刹那，刺中了这四个敌人持兵器的手腕，叮咣叮咣，手臂发麻，兵刃落地！

其余的人不禁大骇，纷纷退让，丘处机剑光如虹，只一耸身，便自掠入厅心，王处一、郝大通也双剑齐到，全真三子真向吐登利麻攻去。

这一下子大大出乎各人意料之外，丘处机剑光一闪，“玉龙吐珠”，刷地刺向吐登利麻的胸口，梵僧看见长春子到来，不禁吓一大跳！他看见丘处机剑光夭矫，迅疾无匹，立即举起耿财主来，向他剑身一迎，以为这样一来，对方便可以撒招回剑，哪知道全真派的剑法，天下无双，看似一直刺，其实另藏招式，丘处机剑锋乍转，倏的用了一招“耿耿星河”，直刺吐登利麻抓人的手腕，梵僧心中一凜，立即一矮身躯，向旁边掠出去。

第一二二回 大义惩奸

他才避开丘处机这一剑，王处一、郝大通两人却是如影似形，飞掠过来，双剑齐出，两个都以用“横云出壑”的招式，刺向吐登利麻肋下，这梵僧知道眼前几个青年道人的剑法，善于避重就轻，自己挟人为质的战法，决讨不了好，吐登利麻把心一横，振臂一抛，竟把耿财主肥猪也似的身躯，直掷出去，向丘处机迎面飞到！

吐登利麻把手上的人质抛向丘处机，也是借刀杀人的毒计，丘处机只要长剑一落，便可以叫耿天杰身首分离，尸分两截！

哪知道长春子偏偏不上他这个当，倏地一伸手腕，托住耿天杰的中腰，向地上轻轻一放，吐登利麻却趁着丘处机抓人放人的刹那，一纵身躯，飞过各人的头顶，就要向大厅外飞掠出去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吐登利麻才一抢出大厅门前，头顶呼地一响，一个年青道姑挟着利剑，向他兜头劈落，正是全真七子里面最末的清静散人孙不二。梵僧大吃一惊，他估不到对方在屋外也埋伏着人，急不迭忙运起精神功来，向孙不二面上直射，大喝一声：“你敢砍我？”

孙不二正要挥剑砍落，被梵僧这一喝，当堂振动了心弦，再看见吐登利麻一双奇异的眼睛盯定自己，不禁心头上一阵迷惘，举起的剑欲下不下，吐登利麻一声狞笑，正要伸掌劈向孙不二的前胸，马钰大喝一声：“师妹！不要着了这厮暗算！”手起一剑，直刺吐登利麻的太阳穴，迅若风雷。

吐登利麻向孙不二一指，叫道：“刺他！”孙不二如痴如醉，真个受他指挥，一剑向马钰刺去，马钰吃了一惊，立即

横剑一挡，叮咣，崩飞了孙不二的剑，吐登利麻大笑一声，几下起落之间，已经去得没影无踪了！不过全真诸子这样一来，反而救了耿天杰的性命！

耿天杰由地上挣扎起来，他本来是个老奸巨滑的人，知道眼前这几个青年道人，都有盖世武功，惊人本领，如果把他们收罗到自己手下，倒是绝好的帮手，胜似吐登利麻十倍！

他看见丘处机三人兀自在厅里跟各人交锋，立即振吭大叫道：“这几人位道长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不要动手！”

群豪听了耿财主的话，齐齐收了兵刃，有人叫道：“员外！这几个杂毛是今天到台上打擂的，是我们的对头，三更半夜到来，决不会怀有好意！”

大家这样一嘈，耿天杰倏然变了面色，喝道：“胡说！这几位道爷全是世外高人，决不是官府派来的鹰爪，你们不准无礼，我来跟他说话！”他笑容可掬地向丘处机拱一拱手，说道：“道长一共来了几位？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，哪里不可以交朋友？就请入席喝三杯水酒！”

丘处机正要发作，马钰突然叫道：“员外礼遇我们，师弟不准无礼！”他又向孙不二喝道：“那番狗和尚已经走了，怎地还站在这里！”

孙不二刚才看了吐登利麻的精神功，不过心头迷忽一阵罢了，被马钰这一喝，立即惊醒过来，她还浑浑噩噩地说道：“哦！番狗走了，没有把他截住！”

马钰叫道：“师妹，耿庄主请我们，要跟咱们交个朋友，快下来吧！”他心里暗暗纳罕，武当派这一班人，约定了自己今天晚上，一齐下手，怎的不见玉虚真人来到？

第一二二回 大义惩奸

马钰和孙不二跳下大厅中心，全真派五个弟子，齐齐站在一起，耿财主满面堆欢，让各人入席。丘处机沉着面孔，正要问他怎么身为宋人，私通金国？马钰已经开口问道：“耿员外心怀大志，要响应老狼主南下，将来大事完成，富贵一定不可限量，哈哈！”

耿天杰心花怒放，摸了一摸下巴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咱们在座一班英雄，完全是河北、山东的草莽豪杰，这次跟着在下南来，为的是要在襄阳布置内应，响应大金国的兵马南下！襄樊是江汉的保障，此城一下，宋朝剩下来的半壁江山也要归入我们大金国的版图了！”丘处机越听越怒，王处一暗中用手扯了扯他的衣角，示意叫他不要发作。

马钰不动声色说道：“原来耿庄主已经替大金国布置好一切，襄阳官府还象睡在鼓里，真是佩服。只知道刚才走了那一位大法师，又是怎样来头，怎的他不肯在这里，与员外爷同举大事？”

耿天杰喝了一杯酒道：“这个我不知道，他本来是来自西域的，也是老狼主派他来，吩咐在襄阳府设下擂台，招引天下英雄豪杰，哪知道他不知怎的，今天比擂之后，突然变卦起来，说是自己仇敌到了，立时要走。至于他以往在西域时候，惹下甚么对头，我们可不清楚了！”耿财主说到这里，突然问道：“列位由哪里来，宝观坐落何方？可否见告？”

马钰不慌不忙地说道：“贫道等是由河南嵩山到来，现在居无定址，寄住在襄阳城中道观里。”耿天杰大喜说道：“各位原是由北方到来，更好极了！大金国兵精粮足，人强马壮，各位眼见的了，将来一定可以削平江南，统一宇内……”他

还要往下说，想把这几个道人收在自己手下，丘处机突然一声大喝，隔着席位一把，将耿天杰右腕的“寸关”、“会宗”、“神堂”三处大穴，一把拿个正着。

这三处大穴乃人身的麻痹穴，耿天杰吃他一捏，登时半身醉麻，不禁大吃一惊！叫道：“哎呀，道长……”丘处机陡的大喝道：“姓耿的，你瞧瞧自己是吃羊肉的鞑子金狗，还是炎黄神胄的汉人，快说！”

耿财主估不到对方突然变脸，吃惊说道：“救人哪！各位快来……”话未说完，砰砰两声巨响，两个汉子已经由席位上直抛起来，飞出八九步远！

原来丘处机就在扣定耿财主脉门的刹那，坐在耿天杰左边两个绿林大豪，一个叫飞天吴贵，一个叫地里侯七，全是北五省有名的巨盗，心狠手辣的家伙，看见长春子猝起发难，拿住了自己的主人，不禁勃然大怒，不约而同地亮出兵刃来。一个用七星尖刀，一个使峨嵋钢刺，悄没声的闪到丘处机背后，也不依照江湖规矩出声招呼，尖刀和峨嵋刺用“顺水推舟”的招式，猛向长春子背心命门刺到！

好一个长春子，却是不慌不忙，吴贵侯七两人的身体刚才一动，他已经听出风声响，立即反过衣袖来，使出全真派太乙神功，“老君挥袖”，向后一挡，一股罡气推出，咣咣两声，先把吴侯二人的兵刃打飞，接着衣袖劲风拂在二人的胸口上，将他打得直飞起来，抛出八九步远，口中吐血，叭哒两声，倒在地上！丘处机连头也不回，向耿天杰喝道：“姓耿的！你是汉人，还是金狗？快说！”

丘处机这一手绝技，真个威镇群雄，试问哪一个人胆敢

第一二二回 大义惩奸

动弹？耿天杰觉得对方手腕劲力加强，五根指头如同铁爪一般，痛澈心脾，不禁颤声叫道：“道长！快快放手，我是汉人，哎哟，不好，手骨要捏断啦！”全真诸子见了他这付脓包样子，禁不住哈哈大笑！

耿财主认了自己是汉人之后，丘处机面色越发沉重，喝道：“好！你是汉人！我来问你一句，人生世上，以何为先，外侮当前，应该做万世流芳的岳爷爷呢？还是做千古遗臭的秦桧？快说！”

秦桧在风波亭屈杀岳飞，那时候还不过二十多年以前的事，老百姓记恨犹断，除了把岳爷爷的忠骨由临安里起出来，葬在西湖旁边，造了万人敬仰的岳王墓之外，还把秦桧夫妇铸了铁象，跪在岳王坟前，任由一般游人鞭打唾骂。丘处机故意把这两人的名字念出来，耿财主当着众人面前，哪里敢说自己愿做秦桧？连声叫道：“那那……那当然要做岳爷爷，不做千古遗臭的秦丞相！”

孙不二啐了他一口道：“无耻之徒！还说什么秦丞相！”耿财主改口叫道：“该死的秦桧，并不是秦丞相！”丘处机道：“那好极了！你既然知道忠奸邪正，又明白自己是汉人，居然还要做金狗的内应，攻打自己的城池，剪灭自己的邦国，你过去的念头错了，可知道吗？”丘处机每说一句，手指便紧一紧，把个耿财主痛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连声叫道：“对对，道长教训的是，小人洗心革面便是！”丘处机道：“你这话可当真？”耿财主道：“小人如有半句虚言，必定死在乱刀之下！”

王处一在旁边问道：“姓耿的，襄阳城这几天失踪了三名闺女，是不是你捣的鬼？采花做案？”耿财主吃了一惊，说道：

“没有！小人除了准备给金邦内应之外，并没有做其它坏事啊！”王处一厉声道：“是不是吐登利麻那贼秃做的？”耿财主摇头道：“不是！那梵僧练的是精神功，不能够接近女色，他这几个月来都是在我庄上居住，决不会背着我去做采花勾当！”

丘处机不禁大失所望，看看耿天杰的样子，不象说谎，那么，三名闺女失踪，似乎不象是他所为的了！但是耿玉虚怎的还不来呢？长春子对耿天杰喝道：“你说洗心革面，单是口头说说，还要行动表现？”耿财主道：“道长要小的怎样行动？”这一句话并不打紧，倒把丘处机问住了！

因为耿天杰做金邦内应，不过听见他口头说说，至于他怎样跟金人联络，如何在襄阳城里准备内应？以上一切，就不是全真七子所能知晓的了，丘处机暗里感到狼狈，马钰忽然说道：“耿天杰，你要洗心革面，第一，解散了这班江湖豪客，把他们送回北方！”耿财主道：“可以！”马钰又道：“你马上要离开襄阳，到南方去，不准你返回北土！”耿财主道：“可以！”马钰又道：“这两件事限你在三天之内做成，过了三天还没有行动，咱们立即到来，割了你的脑袋！”耿财主道：“小人不敢，道长放心便了！”

丘处机方才把耿天杰的手一放，喝道：“便宜了你！”耿财主低头一看自己的手腕，多了三个紫黑色的指印，深嵌肉里，不禁为之咋舌。丘处机道：“耿天杰，三天之后你如果还在襄阳，我丘处机可不饶你，哪怕你多几十倍人护卫把守，我也一样可以割了你的脑袋！”耿财主连声说不敢，全真五子齐齐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一言为定！”飒飒几声，已经穿窗出去，眨眼之间，已经无影无踪！

第一二三回 暮林奇遇

且不说耿财主受了一场虚惊，大叹晦气不置，再说全真诸子离开了耿家庄，王处一道：“那玉虚道长枉做了一派的掌门，竟然临阵退缩，真个是盛名之下，不过如此罢了！”话未说完，丘处机突然叫了起来，喊道：“兄弟快看，前面的树林里藏着几个人，看看是不是武当派人物！”

全真五子连忙抢了过去，定睛一看，几乎叫出声来，原来耿家庄面前的树林里，排站定了五个人，当前一个正是武当南派的掌门耿玉虚，还有四个全是三十岁不到的少年，个个穿着夜行衣服，想来是武当派的弟子，可是不知怎的，跟着耿玉虚那样遭了同样际遇，目定口呆，犹如泥塑木偶一般，兀立当地，半下做声不得！

马钰心中明白，他知道耿玉虚师徒五人，统统中了敌人的点穴法，不过耿玉虚是武当南派的掌门，武功造诣当然不弱，怎的也着了敌人的暗算，被他点了穴道？真正是太不可想象了！丘处机道：“哼！这说不定那梵僧吐登利麻弄的把戏！”

马钰摇头道：“吐登利麻的本领，我们在擂台上已经见过，说他能够在刹那之间制住耿道长和几个门徒，未免难能，还是过去看一看吧！”丘处机道：“且慢！”他四边看了一眼，见没有人，方才走上前去，哪知道距离既近，饶是长春子见多

识广，也不由吓了一跳！

原来耿玉虚等五人被点了穴道，不足为奇，最奇的是他们五个人的面上，不住沁出汗珠来，每颗汗珠大如白豆，滚滚沿着面颊滴落，连面上的肌肉也抽缩不停，神色十分苦痛，丘处机一望之下，便知道耿玉虚五人所着的，正是一种独门点穴之法。这种点穴功夫，决不是普通救穴推穴手法能够破解，换句话说，制住耿玉虚五人的，决不是梵僧吐登利麻，而是另外一个本领十分利害的大对头了！丘处机高声叫道：“师兄过来，你看一看，他们所着的是什么点穴法！”

马钰上前看了看耿玉虚五人的神情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失声说道：“哎哟，这是透骨打穴功夫，西域的功夫怎会到中土来，真是奇怪！”丘处机、王处一、郝大通、孙不二四人，还是有生以来，第一次听见透骨打穴这个名堂，异口同声问道：“师兄，什么叫透骨打穴法？”

马钰皱眉说道：“说起来话可长啦！耿道长着了这透骨打穴法，他的内功精湛，一时三刻之内，决伤不了，可是这几位师兄功夫不大，难免受伤。兄弟过来，给他解掉！”丘处机道：“师兄，这种独特的点穴法，咱们还是第一次见着，不明其理，怎么解救？”马钰答道：“我也是不明其理，不过以前听见恩师说过解救透骨打穴之法，闲话少说，大家过来，把他踢三个跟斗再说！”

四个兄弟听了马钰的话，不禁大吃一惊，他们从来不曾听见解救穴道，要踢人家几个跟斗的，用在这几个武当弟子的身上犹自可，如果施在武当派掌门玉虚道人的身上，岂不是大大不敬吗？丘、王、郝、孙四人面面相视，马钰沉声说

第一二三回 暮林奇遇

道：“大家不要顾那些面子虚文了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快动手去！”他说着走到耿玉虚面前，叫道：“得罪！”一腿飞起，把玉虚道人踢了一溜滚。丘处机四人看见师兄已经动手，也不再客气了，大家使出全真派的踢腿功夫来，一脚一个，把这四个武当派弟子踢得连翻跟斗。

说也奇怪，他们五人接二连三地翻了三个跟斗之后，胸口起伏了几下，咕嘟一声，涌上几口浊痰，两眼瞪直，立时晕死过去！丘处机等不禁慌了手脚，叫道：“不好，这一回闹出人命了！”

马钰笑道：“不用着忙，只有这样，方才可以把他们的浊痰引出来，浊痰一出，他们便有救了！”众人方才醒悟，马钰吩咐王处一、郝大通两个把耿玉虚五人拉在一起，个个头脸向地，背脊朝天，马钰方才向丘处机四人道：“各位师弟，排演天罡北斗阵法！”这句话一说出来，丘、王、郝、孙四人齐齐吓了一跳！

丘处机着：“天罡北斗阵是咱们临敌应战之方，跟救活玉虚道长他们有什么关系？”马钰笑道：“怎地没有关系？恩师说过，天罡北斗阵的特长，就是能够合数人之力应会一人，依照这个原理，也可以来解救穴道。因为透骨打穴之法，不止气血瘀塞，连骨髓也被凝结住，我们功力还浅，决难解救，只有合师兄弟几个人的功力，方才可以把他们的穴道解救过来，可明白吗？”丘处机方始恍然大悟！

原来点穴这一门功夫，乃是天下武术之中最凶残的一种招数，手指一点，重则致人于死，轻的也叫人麻痹昏眩，丧失作战能力。不过照一般点穴法原理说来，不过是把人身的